

古文辭類纂

書說類三

古文辭類纂一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閭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閭王衍二字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亦衍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闔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

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魚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乘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速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
梁末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
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
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訐於齊
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
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
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
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
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劙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湣經過兩

國兩闕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尙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

爲也。魯仲氏也。連其名，國策誤有仲字，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七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有夜邑之奉，西有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澑澑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

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據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敍載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王建入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間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舛已甚絕處不悟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年當燕王喜時乃有爲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城是城是燕王喜時偶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單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乃爲齊復單爲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爲齊復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必不還齊而爲齊將繩以聖賢制行且彼以齊爲誠語魯連是書意頗滑稽其勸燕將言燕將得難也惟致難解紛名必迫人於窮而致之死謂於燕將必失足爲史記傳則謂解邯鄲圍解五年廉頤殺之意史記言燕將乃謂排難解紛者必不本國誼當戰國奇偉士也不還齊而爲齊將去時益遠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益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
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
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
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
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僇笑國

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

紱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劖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念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慾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獎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觸瞽說趙太后○○○魏按趙太后卽齊女威后欲殺於陵智易以理諭耳

仲子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曾猶趙太后明
一本無言字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數古者軍服同色元衣元裳故日均服禮上宿衛者用軍禮故皆白衣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墳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日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矣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子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

不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推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作使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

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
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軍策有據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
得蔽忠言不敢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不爲行危易行句行義不顧毀
譽辟史作不必欲霸上彌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
主雖困居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成史作功
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
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
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憚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圖策無以上
叫句史有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平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任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
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之
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
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史作歎叱呼
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
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
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阡陌以靜生民
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櫛積習
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策作業帝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劖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刲史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

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

策無此二句

卒禽

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

策作括姚宏本作括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

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獨不

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

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

陽以涉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

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

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入字君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

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信而不能諭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九向應

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日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日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君亦聞嘆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漬灑，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綺衣以繫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

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阨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鎗妻子爲僇乎

合 河 爰 氏
御 辉 家 謹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鳥羣百不如一鶠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袴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夷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水草邯兵不留行收斂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
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
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非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
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
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

加憐焉

以上一段言忠
信而不見知

諭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郤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驅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臚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脣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晝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以上一段言新仕羣旅故爲左右所謂

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衛立二字史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動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史作詭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史作隨珠夜光之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史
包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則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乎卑辭史作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史有嘉字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獮涇渭載
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繩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誦諛之辭牽帷矯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
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其新任羈旅而勿信左
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而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堦穴。嚴數史作嚴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未段兼承前兩層意言忠信之上必不以新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也。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離甚恩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郤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霑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斲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
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筭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
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筭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劙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遠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太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不得已夫三淮陽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漢書無此十二字
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遷傳

耳誤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慙懼懇懃若望僕不相師用而作用漢書而用而作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無文選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漢書無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文選少一上字

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蒲從上上文選少一上字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憎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詆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文選作後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

殼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
亦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閭閻之中乃欲仰首伸眉
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
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陵少爲

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素非文選有
史合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不能字

相善他

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

有

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

築依李

陵傳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徒步卒不滿五千深入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

選有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券

作

奉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

漢無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

主上慘愴漢書作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甘能得人漢書有死力雖古之

漢無漢無能字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選有於字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矣漢無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

推言陵之漢無之字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

明明主不深選無深字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

於理奉奉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

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選有視字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

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

選正作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選作李陵旣生降頽其

家聲而僕又佴之漢作辱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至奇也

海天下之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平

風起水湧怒濤萬變而卒輸於

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所蓄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漢無異而

以字異

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無

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詬體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漢作毛髮

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漢無

勉字厲也猛虎處深

山百獸震恐及在穿檻之中及字下漢書有其字搖尾而求食積威

也

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闌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字美羈。漢作里。李斯相也。具於漢無字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漢無字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漢作財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作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逃作稍陵遲。漢作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伯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作弱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絏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作面無於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無陷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漢無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摩漢作滅不可勝記惟倜儻漢作倜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漢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漢有作字也此人皆意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遷

字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僕竊不遙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略考其行事漢無略字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漢作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
家三十列傳七十自上計軒轅至此凡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憚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漢作貧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
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穢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如字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

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於字巖穴冰故且從容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欲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漢作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作豫曼辭以自飾漢相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

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謫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楊子幼報孫會宗皆○○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名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關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炒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袴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

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

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閑焉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官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鄭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旨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
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先概嘆
下乃實說其抑而
未施處情最深懲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
日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
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

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銘將以輔弱扶微與一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閑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

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姤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合潤爾氏
而粹家韻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人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頑頑。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登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
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嘗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院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
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
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
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墮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
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
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頽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踰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

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
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
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
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
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
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
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
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
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
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
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踐蹠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閭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閭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閭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之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懣核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孰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間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

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
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
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
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更捨或其人雖不皆入
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
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闇奧
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
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
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
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
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
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
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

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
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
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
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急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
此轉困窮甚忍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
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
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健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
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
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
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頑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所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

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
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爾剖足不爲病
且無使効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
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
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
失致之平吾相薦之平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韓退之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槩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旣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

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韓退之答呂鑒山人書。

茅順甫云奇氣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磬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就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就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韓退之荅寶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秋毫無聊齧癘侵加喘喘焉無以

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以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臣。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租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此文學莊子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

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平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晦。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則傳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
敢廢其可廢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
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敘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
誠然幸甚幸甚几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
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
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荅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
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
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
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
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
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
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
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
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
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
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閑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寥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荅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天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
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
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
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
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
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日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
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驅馬因與人絕一室
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
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患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
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
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
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
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韓退之荅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黜

廟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
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
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
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
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駢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
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
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足
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荅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
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
不欲其入於善甯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

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其思益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多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進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平訓義反覆平句讀尋磨平事業而奮發平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

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始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禮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敎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千贊尊嚴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瀆日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獵獵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能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瞑。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姪之後。是生於匠石之闔。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
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
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
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閉其窮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
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
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
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

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
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
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
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
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
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善善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
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
旣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
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
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旣長育之又當爵命寵
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
與存焉其一日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敎育之此皆聖人賢
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敎育天下之英才將
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
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
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
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

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
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
於教化妖淫訛佞譎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四舉於禮部
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
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
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
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
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
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
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

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
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
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
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
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
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
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
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
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

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狼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閥寬通之士必且洋洋

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

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
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
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
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
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日。有。觀。溺。於。水。
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
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
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
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
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迫遷坎壈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閭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

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廬公之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廬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
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
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
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
於廬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
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
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
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
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合 河 爰 氏
游 辯 家 謹